

呂氏春秋第四冊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

衛扞也

肌膚不足以扞

寒暑

扞禦也

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

從隨也

勇敢不足以却猛

禁悍

禁止也

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狡害者

寒暑

燥溼弗能害

古人知為之備

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

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

眾之所奉戴故道立

故

君道立則利出於羣

羣眾也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

矣

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



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

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

此無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亾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

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

者行奉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非濱之東朝鮮

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大解

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揚漢

之南揚州漢百越之際越有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

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氏羌呼唐離水之西棘

人野人棘讀如匍篇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

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雁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

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

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

也者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種類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莫如置天子也置立為一

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置天子非

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

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

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天下為己利故國君利

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

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外之

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

篇上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

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

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所道猶言所由趙

策無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

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

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

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為為之

非也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

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諡公君也○案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

附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

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雞頭也冬日則食橡栗橡早斗栗似

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往死敖公之難也其友

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

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

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為使

敖公果知我為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

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所以激君

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

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人主御覽六百二十一作人臣非是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正指人

主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也察知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見臣
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
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久而以私
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無陳
字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
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
鹿門欒施高彊出奔陳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
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
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
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
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
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
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地篇伯成子高曰當

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
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

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

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

協而擾遂不顧協和悅也擾覆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

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

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止後世爭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

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

說苑至公作辛標

說苑作南宮邊子人表
無子字

人表作視夷師古謂即
式夷見呂氏春秋今本
呂作戎廣韻注戎式皆
姓而古式字叶音試與
視聲近則作戎也

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邱渚海阻山無之
字高字渚屬下讀是營邱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
齊東階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為階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
水邊曰階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
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
為中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選注
是故地日廣子

孫彌隆廣大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辛寬出

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

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

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

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

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

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

使燕爵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

其所求者瓦之閒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與一舉則有

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愚庫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

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誹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

寒而後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

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

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也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子

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

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

夫死之道其不濟也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

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識知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

矣加上也 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

不義之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子拒

之以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

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注未也字當與邪同猶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

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勿其喉愚夫弗為生

也此之謂達於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不

利故曰利害存亡弗能惑移也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

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子仰天歎曰

舊本注多訛今從許本參以左傳改延陵季子吳人願以

正是與下左傳有有如上帝四字

為王而不肖季子吳壽夢子札也不肖為王去之延陵不

孫子訛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遺賈三去令尹而

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云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有

所達則物弗能惑也感動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

○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淳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

郭景純江賦作飲非唯楊倞注荀子勸學還反涉江涉度

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淮次非

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

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

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殺之而復上船舟

淮南道應作飲非後書
馬融傳作茲非水經江
水三馬融蔡邕傳注江
賦注北堂書鈔並作飲
飛與邕釋誨全別本首
注而作飲飛惟博物志
作次非以為是荆軒之
字也

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

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

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

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

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

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益息○益梁仲子疑益案

賈誼書益冒楚棘一作益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

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

感念私邪傷神性也愈然而以待耳安愈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

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不與崔

杼同者也故曰不祥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

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

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更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

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竟也言今竟子○注意舊本作競誤

惡言人語尙有相似者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

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

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

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

琬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注旱麓李本作于麓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

之矣惟宜也○梁仲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援綏而乘○援舊多作授汪本作其僕將馳晏子撫

其僕之手○撫舊本作無良訛案晏子襟上及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拊俱無良字今據刪

臣氏春秋卷二十一知分

七

鄒公子之名甚奇齊武帝時小史名皇太子亦此類

正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

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

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

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

故曰去之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居處

也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后啓鄒公子之名踐繩之節四上

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

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

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

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百人為豪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

繩之節四上之志處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舊願得校云迭一作亟今案注作亟為是

而聞之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

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

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

能使矣釋舍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所利諭

之何足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為義者雖

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死且猶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

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

而出出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曰異也使不肖以賞罰

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

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

知分

呂氏春秋卷二十一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也召致氣同則合也合會聲比則應也應和故鼓

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

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之所自來眾人

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有讀曰

又獨亂未必亾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

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

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於賢主乎

○有讀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

足足以止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動者不來攻已為名者不伐矣

為武移者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

國雖彊大則無為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為往兵攻之矣傳曰取亂侮亾此是也

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

崖也○梁仲子云水經丹水注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

也却猶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

何書也○案路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驚呂覽云啓潛

夫論曹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魏駘為吾西土盟會圖

云贏姓隰之吉鄉北有古屈城北屈也舊本禹攻曹三王

魏下有小注攻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離句亦非也

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

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

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

聖人之元也元寶警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

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

故功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

莊子人間世禹攻有扈此與之全說苑政理亦言之類禹先有伐扈事也國谷三本書並不言啓陸史說不知何據更索之莊子堯攻叢枝胥敖陸擊多胥敖相也恐有誤

故改為司城觴爵飲尹池酒也○士尹池御覽南家之牆

四百十九引作工尹他新序刺奢篇與此同

雙於前而不直子罕堂前也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西

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不禁○徑新序御覽作經舊

校云一作注孫云李善注文選張景陽襍詩引作注於庭

下而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司馬子罕曰南家工人

也為鞞者也鞞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日鞞鞞也作車鞞之

鞞履空也工也○者也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

徐曰履設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以食三世矣以共

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售無

以自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

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

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

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民仁者能用人人為之荆國攻

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

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

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

也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

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

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

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春秋子罕

但相三君以為終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

賢臣奈何以為殺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

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

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

以見節儉未聞○案大戴盛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

大以為宮柱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御覽

案睹見也疑非視義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趙簡子

初投珠賜今補之云其注禮也
春秋時子罕是樂喜而宋賢臣
孔子贊其仁為魯河誰以殺夫
手罕者二昭公一在魯一在齊
在戰國時先後與樂喜在齊不涉
文紀李助上二世書佛子三福外
依老下說能志孝孝者佛子也
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男
道皆云子罕遜君權政者
至平之德以子罕為世而司
城也鄭罕氏之考考子罕國
故鄭陽書子罕與子罕皆
時且語善也但子罕與高氏以
公與之何所據也

左表二十九注史物史物
之子以釋文云史物史物
以史物而史物也
翠字必量之詞字和能
為公孫朝非也公孫朝作亮
在後不以此難季札文
選宋征賦注引信字
上有招字甚精思是
今本左傳脫之

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遽伯玉
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遽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史鮪亦衛之大夫字子魚論語云直哉
史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其言易曰渙其羣元
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
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通衛說遽瑗史鮪公孫朝發公子翬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賢也○案左傳遽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翬疑是鼂之訛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懼而作亂不得為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
既有美名又有其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
實故曰名實從之
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猶

致也○血脈欲其通也通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其和

也和調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若此則

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

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為蠹蠹蝸木中草鬱

則為蕢蕢穢○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三注引爾雅木立死曰蕢又引此草鬱即為蕢疑蕢本是蕢字即

蓄也因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生德疑主德民欲不達此國之

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上下之

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

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怨召公以告

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誦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

厲王時尚在據韋昭注周語以為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

目以日相視而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弭止召公

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

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

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

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矇師詩云矇叟奏功○周語云賦矇誦百工諫注引詩與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庶人傳

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

酌焉斟酌取其善而是以下無遺善善皆達上無過舉過今王

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

周鼎事未聞

此左傳陳敬仲之言而云管仲蓋因全盛故仲而誤傳之

流王子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

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亾國之俗也管仲觴桓

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日暮管仲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出罷公不說曰仲父年

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疑是請夜之以夜管仲

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

則失時怠懈老而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名○注臣乃今將為

君勉之勉勵君使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

矣凡行之墮也於樂墮壞今樂而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

貴貴則今主欲畱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

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畱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子

類推蓋履之名狀非弊履也

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列精子高聽行以爲景公晏子事恐皆由左傳而附會耳

乎齊潛王行見敬於齊王也潛王宣王之子其德善衣東布

衣白縞冠類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

何若類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

朝祭之服也然則類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子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惡有著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

諸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引此姣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

自照見不好故曰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惡丈夫之狀也

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以我爲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以我舊本

缺以字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齊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己侍者之言也此又影合

鄒忌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孰

當可而鏡孰誰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皆知說

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推

白旃是說鏡之明己也士有明己者陳己之短欲令改之

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己也注醜

舊作首又改作長皆鏡之明己也功細小士之明己也功

詛今案文義改正大正己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

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

此之謂也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赦厥此注云

趙厥未知所本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所處鐸之諫

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必使我醜醜惡案尹鐸對曰厥

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過當訓失案鐸也愛

托以元錫摩以白旃
二由出淮南備務托
作粉

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

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注戴受

疑是載受別本作受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

不居趙地居處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

存讎周也○舊校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

志為故故事也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猶志布衣

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

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

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理也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

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池以為城固舉其尾能以為旌旌以為

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

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鯀乃殛死先殛後死也

云海內經郭注副當讀如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

引啓筮副作剖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禹鯀子也

而還事舜治水土者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

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

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

女美令紂取其紂聽姐己之譖曰以為不好故醢梅文王

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注曰字疑是因文王

流涕而咨之咨嗟歎辭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

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

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

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

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

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

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疑

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

願辭不為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

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

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為齊所獲

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請

王止兵請王出令止兵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

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

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

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

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眾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

之至也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

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因乃發小

使以反令燕王復舍燕王使復舍也反此濟上之所以敗此

所以為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虛

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騎劫代之

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盡破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

單幾不反矣○不反舊作不及注未作幾不及潛王以大

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淖齒殺之擢

殘也田單以卽墨市民大破燕軍故曰而立功也 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

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 詩逸也 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

踣 累之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潛王

○據注踣當讀剖與舉為韻序其名序字必誤疑是成其名 其唯有道者乎 有道者能

高而不危故曰其 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

道 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還

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

鄙也 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 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

僕於孟諸 諸無畏楚會田於孟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

揚梁之隄 ○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

近水故有隄防楊揚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 嘻怒貌也

古通用隄李本作腹 孔太史廣森

經學危言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氏宣十

四年傳文未備杜氏遂以投為振壹若拂袖之義誤已投

袂而起履及諸庭 於經履及 劍及諸門 傳曰劍 車及之蒲

疏之市 ○蒲疏左傳作 遂舍於郊 邑外 興師圍宋九月 圍

在魯宣公十四年 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

犧牲 委服告病 困病 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

矣宋公之言也 ○舊校云 乃為却四十里 ○左傳作 而舍

於盧門之闔 盧門宋城也 所以為成而歸也 成 凡事之本在

人主 ○舊此下有之患二字 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

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 討伐

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 還反 可謂不窮矣

夫舍諸侯於漢陽 水北曰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

舍疑合字誤

臣氏春秋卷二十
七
叛而討之以義進也疆不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
服而舍之以義退也斃必速唯義以濟
故曰疆不足以成也○注斃舊
作弊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曰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自

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辨者

猶拾潘也此之謂也○舊本無辨者二無備召禍專獨位

危簡士壅塞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

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

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郟三郟錡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迫公室公

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犇郟錡郟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

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

也○偃字伯游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三月而

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

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

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

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閒再

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荀子堯問篇新序襟昔者楚莊

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

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

謂也不穀自謂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如己者亾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

臣氏春秋卷二十一 驕傲

作香者非也困學紀聞
五謂即書大傳之春
子大傳名衛觀春居
陳宣王為大也也知也
子巨字云之論按更

事非虛喻也

紀聞二引此取友上亦有為字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

也我其亾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亾乎○注名字似

衍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

而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

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之

則謀慮之言竭盡也○虛云原水之原也川李悝可謂能

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蓋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大室

○大舊作太今從新序刺奢篇校改大蓋百畝○蓋新序作蓋下同堂上三

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

者也成羣臣莫敢諫王莫春居問於宣王曰○春居新

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反自樂何以為賢也○注反自

舊本倒今乙正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臣以千

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為無賢臣今王

為大室其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

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臣

字舊本缺從新序補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去王曰春子春子

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

新序作尚尚主也寡人不肖而好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

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

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由是論

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

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微

於河○說苑君道篇作樂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徽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

鸞徽來之○說苑來作求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

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

吾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說苑作而黜

注四引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

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

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休也舊本作地

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

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凡居於天地之

閒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

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

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測猶

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

表徵應表異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

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

眾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

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

先知者則以為有神有非有者則以為有神有言非

日其數不得不然故邠成子吳起近之矣○舊校云邠成

子為魯聘於晉過衛邠成子魯大夫也邠敬子國之子邠

傳魯語上 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

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也以璧送邱成子○李顧反過而善注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穀臣作穀臣

弗辭衛不辭也自晉還過其僕曰曷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

吾子也甚歡甚厚也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渫過何為不辭右宰

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

酒酣而送我以璧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篇及廣絕交論注皆無之字今據刪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孔叢

皆作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也惠子

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

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

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而歸

息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注右宰至使人迎其妻

子隔宅而異之孔叢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返

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孔叢作

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

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為治西河○注舊本作魏侯今補文字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

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履

見篇已載此事兩舍字皆作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

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必可亾而西

河可以王可以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

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魏國從此削矣削弱吳起果去

入於秦也

當作讀如字高之馬
字形相似而誤
投伐疑是複姓

錄疑全結幡疑作幡音
簾也淮南覽其述聖
王瑞應云席羅圖黃
雲結注羅列圖籍以
為席薦一說羅圖
車上席結謂車之垂
結黃雲之氣結其
車蓋此言瑞圖羅結
于幡薄也

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

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

作韓風又是字朱本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

鬚許鄙相朕朕後竅也朕字讀如窮穹之穹○朕乃投伐

褐相胷脅管青相臄肋○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陳悲

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贊御覽作賁凡此十人者皆天下

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以

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其所以相者

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不同用以見馬之一徵也徵驗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

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

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

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

仲子云淮南俶眞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為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

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壅閉也

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

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

傳說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共伯和攝行

屬是也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為稽遲

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

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宣王立共伯和周厲之難天子曠絕

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

史記共和攝政十四年

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

利害定矣豈為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

為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

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戰國魏策官費又恐不給給

也請弛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

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

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犀首曰吾未有

以言之未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

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

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爨水齧其墓梁仲子云魏策作楚山之尾論衡

死偽篇作滑山之尾初學記十四引作渦水之尾爨從水

舊本訛從木吳師道國策注姚宏云爨音鸞說文云漏流

也一日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題舊本作頭據李善注

漬也云題文王曰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爨水

見之見猶出也○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於是出而為之

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

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

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畱而撫社稷安黔首

也故使雨雪甚國策無雨字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

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

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

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

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

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

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

谷封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

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

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

人子高出出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

曰封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己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

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晉大夫欒書之

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臞奴戮也律

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祈奚曰吾

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不救不

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

也為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范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

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

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

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相

成王而尹天下也○注以蔡叔為周公兄誤說已見察微篇

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
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

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術

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

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今夫塞

者○塞舊本作寒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亦作塞先代切說文云行棊相塞也勇力時日卜筮

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魏文

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國治身逸逸不

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

德而已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人民修矣疾病妖厲

去矣妖怪厲惡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

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善注文選

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處今案處字是處義字作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

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

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

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巫馬期則不然弊

生事精○說苑作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

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

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

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孫云李善

注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

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

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侍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令疑今

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吾乃且

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

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按止歿簡子之身衛可謂

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

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

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胡為軾曰

文選魏都賦引此文異

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

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肖也吾安

敢驕之驕慢之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左太冲魏都賦

地作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

之何不以段干木為輔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肖受則君乃致

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

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唐與魏文侯相

接淮南正作唐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

無乃不可加兵乎○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

攻之輟止也○敢字疑衍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

新序五作唐且誤加且字魏都賦注作司馬康六誤致戰國魏策史魏世家康亦作庚在秦昭魏襄王世乃列一人

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死○死與尸同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斲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之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斲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注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紺諸整字叔類號事以皮帛而不受日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今補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有○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有事之以犬馬而受一句此有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則犬馬句可不增詩大雅縣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狄人之所求者地也○淮南句上有此則此有字定誤增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爭土地與狄人戰鬪殺人之子弟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邠人務安居為臣等耳故曰奚以異○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且吾聞之不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當有子字且吾聞之不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民人也策箠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為天下號也太王

宣父可謂能尊生矣也尊重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

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

其生命故曰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

豈不惑哉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復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

有憂色哀侯之子也昭釐已說見任數篇此五世當作

六世哀侯當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

天下君將攫之乎否歟音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

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

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君

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惑不得也惑近也舊本賦作臧案

作賦此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

應不異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中山公子牟

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

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

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

法淡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

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

下也○案後一說得本意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

以利傷生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

利猶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

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

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

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札瘥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案此重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教曰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舊本作不績其麻布也誤案當全引詩文今補正故身親耕妻親績身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

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

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

害同同等也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設攻

宋之具也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

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

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

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不得宋○舊校云必一作既且

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

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

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

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

般三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轲不攻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

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

河之阨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呂縣河出孟門

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有丘

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波名曰鴻水也鴻水大禹於是

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黃氏曰抄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此為彭

蠡之障不必承上為文且亦不必連下乾東土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

致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此

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

禹之功也功治水也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勤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者也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

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

皆作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

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

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

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匡

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

也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

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

不為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

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

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

音倉卒之卒

得之同則慙為上勝之同則

溼為下

溼猶遲久之也。案荀子修身篇卑濕重遲作濕字為是音他合切

所為貴驥者為

其一曰千里也

疾其

旬日取之與駑駘同

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千里

故曰與駑駘同也

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

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篇

矢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

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為與無所至同也。舊校云無至一

作無

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

臣無所得為君計耳於是

君至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

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

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

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

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

淮南兵略疾如錐夫注錐夫全蘇箭羽之矢也史蘇季傳索隱引作錐字

亂王吳起死矣

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為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

自為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

之智可謂捷矣

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讎之速疾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

知收其祿

齊襄公莊公購之孫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

弟為從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孫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

國殺無知未有君

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

公子糾與公子

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

公家公之朝也

管仲扞弓射公子小

白中鉤

鉤帶鉤也

鮑叔御公子小白僵

御猶使也僵猶偃也

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

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

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鏃矢言其捷疾也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

擗伶悝僵 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

當又訓斃 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

似當刪去 也 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西 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 罪所

也 伶悝 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 ○吾丘即

吾邱壽王說苑作虞邱鳩當即歟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

從宄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 鳩 竝作 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

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將趙氏之將也近

言吾丘鳩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孰猶思也

水曰澗無水 曰谿不可不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 君子計行慮

平也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 義 慮度也度義 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 傳曰蘊利生孽有

而後行之也 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 理道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

忌 ○宋邦又本從左傳作極各本 害太子建欲去之 平王

楚恭 王之子 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 也 美好 無忌勸王奪 奪取 王

已奪之而疏太子 疏遠 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

而荆僻也 僻遠 故不能與爭 爭霸 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

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收南方是得天

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

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

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

也猶如也○左傳作猶宋鄭也齊晉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荆其事已集

矣集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犇出犇鄭也左尹郤

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郤宛欲飲令

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囊之孫郤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注光唐無攷高或據世本為說宛字子惡注也

又謂郤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郤宛曰我賤人也

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

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兵戟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

之已因以為酬酬報也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案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侑之意

故曰因以為酬注報也舊訛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

焉○左氏昭廿七年傳作惟諸門左梁仲子云惟惟形聲俱相近古多通借左氏定六年釋文小惟子本文又作惟

莊子漁父釋文緇帷本或作惟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郤宛將殺

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甲也遂攻郤宛殺之國

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動作者左傳作進胙者沈尹戌謂

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戌左傳作

戌莊王之會孫也○夫衍字案昭廿七年殺連尹奢

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眾不辜以興大謗患

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

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

胙即古文作字進胙
猶勸作也杜注以
中祭祀解之非

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公莊

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

逐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鬪鬪也鬪讀

之○逐與逐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使逐之舊訓訴

於此不切義當與疾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鬪舊本門

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鬪字下云兵鬪也又下降

切俗作鬪集韻類篇皆同韻會圍依說文从門謂廣韻今

與門戶字同之說為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

非今鬪字亦從之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嬖與甲以誅之○盧

左傳作盧滿嬖滿二字形近古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

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

絞也絞經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

宇公孫竈公孫董誅封無字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

董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慶封

○堅子欒名祈子高名舊本子雅作子射訛今改正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又去魯而

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荆靈王聞之率諸侯

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得慶封負之斧質

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

弱其孤以亾其大夫乃殺之亾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

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

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死而又死身

為僂支屬不可以見行伎之故也伎惡凡亂人之動也其

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

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也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也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也首始

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

及知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脫一則字趨利固不

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

人也公孫竭亦秦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人臣與人臣

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

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

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

攻伐無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

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

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

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

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

無有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

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

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

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

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

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

也○襄庇即穰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魏人

臣曰春秋卷二十一

三

史商君傳亦言鞅止魏弗受復入秦被誅不得以為安

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本或作疵者訛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

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

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

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

不窮奚待也待特也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

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

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欬也續經以仕趙五大

夫爵也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

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樛里相國樛里疾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無此

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字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

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

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亾國之主似智

亾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

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周

宅艷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御覽三百

四字堡無下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

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當至別本作嘗至今從元本

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御覽作幽王

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

楊子哭遠路見淮南
祝林北山移文所謂楊
朱公之哭此亦實理
新書審微並作墨子
怨因泣事而誤

詩作褒姒滅之釋文云
本或作滅故左氏昭元年
傳及列女傳七並引作滅

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
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此夫

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

大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

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曰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

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

周故地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

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馬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

年傳乙正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注後漢喜効

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謂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

哉○御覽八百八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

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

諱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

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

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選注作丈拔劍而刺

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其真子舊本作

改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

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

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

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據韓策雁南脩務人
子當作孿子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無仁義之行見知故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強

呂氏春秋卷二十二
六

國大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疑之也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人故信之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咨諷之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之賁賁○案詩作奔奔賁與奔古通用左子貢曰夫賁亦傳僖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

說苑反質作子張

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

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

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

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

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

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

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

賤也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搏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

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攢樹之所搢天之山

○搏木即扶木為欲篇東至扶木攢樹之所搢天之山高山

至天也○搢音民撫也疑亦與捫同音義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

黑齒之國也南至交阯孫樸續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

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
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其肱一臂

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

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
也○其肱疑即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日者是也
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犬戎之國夸父之野

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天神

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
休息也○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經
云北方禹疆人面鳥身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也

步不相過也罷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勞

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禹得益皋陶橫

革直成爲輔此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
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之交未詳盧云案窺或本

是窺字與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

其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
亦勞乎○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火作燭火釋文云本亦作燭音爵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

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
林不過一枝自爲爲己也與即也啁噍小鳥也巢族也偃息也

疑誤兩與字皆語辭又偃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
乎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橫也故賢
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以物故戚愛習故戚親不以
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

之交疑支父之偽印莊
子讓王亦書貴生尊
師所稱子州支父也

襄裳之待豈子產
所作乎蓋為之歌耳

謀人不以姦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眾疑取國召南宮虔

孔伯產而眾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

也臯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上

常有眾疑二字末云臯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

云二字以眾為臯子之名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

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

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

人將事秦荆故曰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云無競

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

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

獲獲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獲獲似母猴此愚者

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

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

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吳王聞越

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亾

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

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凡聞言必熟論其

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亾身死也

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夔於是正

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二也

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

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

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夔者也

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

能和之以平天下

和調也

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

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

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

得一人國人道之間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

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

○孫

疑是求

不若無聞也

無聞則不

子夏之晉過衛

子夏孔子弟子卜商

也聞若此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

○意林作渡河

子夏曰非也是

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

○案己古文作豕

至於

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

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

經理也

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

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物之所得然

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

者見矣覩王之白別漆之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

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水奚

自至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欲

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己枉何從來至淮南

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譽青黃不可得也

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

名也齊士也宣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

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也宅居

能姓甚僻自知有魏
將鑽茶當貴有妻
大夫齒改亦僅見

也安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

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

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能意者使謹

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也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

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潛王

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潛王齊宣王之子也

○狐援齊策作狐恒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

古今人表作狐爰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亾國之君

不得至於廟亾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亾國之器陳於廷所

以為戒戒懼也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

也陳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

太公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潛王不受狐援之言出而哭

國三日狐援哭也○案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三日因學紀聞考史引作五日或筆誤其辭

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

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

斲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

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過猶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

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

來鮒入而鮒居鮒小魚鮒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鮒居人國喻為人害使人之朝

為草而國為墟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

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每猶當也斲狐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

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

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

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

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也達子代觸子將又趙簡子

為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事見權勳篇又居

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

於犀蔽屏櫓之下○孫云御覽三百五十一作犀蔽屏櫓

麻字引趙簡子立於犀蔽之下蓋今本犀與屏互易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

歎曰也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

如此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

之有○舊本脫士字今從御覽補與下文合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

而身自將是眾也○而舊訛汝今從御覽改正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

九○韓非難二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

玉女玉女美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韓非作秦人來用

此士也隕於韓為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

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梁仲子云淮南齊

俗訓殷人之禮其社用石詳陳氏禮書九十二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

公納之故曰定成尊名於天下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

君不能取○韓非作耳御覽三百十三同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

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砮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

陵也○陵舊訛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

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

此處言也直諫為楚
文王兼國三十九又說苑
正諫荆文王兼國三十
五妄

古史春秋卷二十三 貴直論

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燭過

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

孰有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要利之人犯危

何益哉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

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

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凶

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於安思危周書程

魏絳亦引書以告晉悼公者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

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

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

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

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

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

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

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

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

贈文王荆武王之子贈弋射短矢○說苑正諫篇茹黃黃作如黃宛路作箇籙御覽二百六亦作如黃以畋

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三月不反得丹之姬丹說苑淫

暮年不聽朝淫惑也朝正也○注似葆申曰先王卜以臣

為葆吉葆太葆官也申名也○說苑葆今王得茹黃之狗

呂氏春秋卷二十三直諫

宛路之贈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

當答王曰不穀免衣繼緜而齒於諸侯繼緜格繩緜小兒被也齒列也○舊

本縷訛樓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繼緜格上繩也此少一上字縷字被字據改正願請變更而無

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

伏○說苑作乃葆申束細荆五十○說苑跪而加之于背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致之

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說苑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

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贈○說苑

當從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作令荆國廣

各事作真諫此依黃氏日抄改

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不可為人

論說○此注未明事人以死謂扞敵禦難而致死死有益於人國也未得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是不論也

下知之指君言下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

文甚明注皆非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凡智之貴也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知化也未至則不知化

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

者而身死國亾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

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亾在

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為越所

滅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

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為丘墟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

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也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也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也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獠獸三歲曰獠也雖勝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未

能央央亦訓盡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後患不必指虎言

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徒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也

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怒貌此之謂也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注高蹈遠行也無瞋怒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伐齊國必破亡故朝生荆棘也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日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挾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為擒為越所擒

莊子盜跖云子胥扶眼此占韓待外傳七賈子耳痺楚辭九歎並仍其說然非

史記卷二十三 知化 夫差身為擒

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
乃為幘以冒而死冒覆面也慙見於子胥也○以冒而死
正文不當有舊本作以冒面死案注云冒覆面也則
面字今改正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
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亾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亾之天時雖
異其事雖殊所以亾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
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
不適也炮烙各書俱訛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
棹於其端舉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聽姐己之諧
以上為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殺鬼侯之女
○環舊本作環訛今改正徵涉者脛而視其髓
水能寒

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
異不也注能寒能讀曰耐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
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姐己之諧以
適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為琬室築為頃
宮琬室以琬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
紂以言其土木之侈固不必細為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
本經訓注琬或作旋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頃宮此注作
如字讀它書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胞裏○注舊
俱作傾字本作胞裏當作裏亦疑
是裹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
字比干紂不能聽故視其心
欲知其何以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
不與人同也達性通
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殺比干故夏商之所以亾也
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亾也
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
曰此夏商之所以亾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
避凡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使宰人臚熊

顛不熟○左氏宣二年傳作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

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盾趙成子

也○左傳使鉏麇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沮麇見之不忍

賊殺也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

也主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

文一上左乃觸廷槐而死觸畜也○畜齊潛王亾居衛潛

宣王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潛王臣也○公王

三畫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

者臣聞其聲聲名於王而見其實所行王名稱東帝實辨

天下辨治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無重國之

意言輕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

副矣副或作倍度潛王之亾國宜也但洏涎無憂恥辱喜

活者肥令宋王築為藥帝鳴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

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藥當作轍帝當作臺藥與轍其音

高長類也言康王築為臺革囊之大者為鳴夷盛血於臺

上天神下其血也○注類舊本作類左右皆賀曰王之賢

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宋王

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

應門外庭中間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中禮義

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過理

五曰亾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

魯昭公居喪而三易喪猶有重也齊潘王去國而三益帶全無心肝也苟活者肥當亦是古語詩作擊之釋文云韓詩作擊

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而善無自

之○過無道間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

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從也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

傳曰下文有脫今據論人篇注增補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

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

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寇兵也扞引也○扞舊訛

人方扞弓射黃蛇名曰蜮人郭璞注扞挽也音紆今據改正扞亦音烏秦寇果至戎王醉而

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

又不知醉不自知也○舊校云一本作雖善說者猶若此

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湣王攻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

也侯視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

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作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

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

曰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

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

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其弟曰為王視齊寇○為王

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

宋王必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亾者亾○有

又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

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

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

羊若

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

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

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

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齊王欲以淳

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

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

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

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句不智聽智從自非

受是也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今自以賢過於堯舜舊校云彼且

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

也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

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

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

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

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

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數道也故亂

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

如之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弟本一作第今從汪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小亂三訓

亂三太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

也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樂盈以兵晝入于絳

了此似皆指驪姬之亂安得忽及樂盈又於朝上似尚有

左傳昭二十二及周語
下並引以為人之言不
云待也

缺文竊疑訓或是討字之訛惠公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

殺里克文公殺呂卻是討亂三也

遠之也逸詩也○案左氏昭十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兒

之也○兒疑免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

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

為太子里克率國人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

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

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秦繆公率師以納

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

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

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

乃與晉成也成平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

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

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粱高粱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

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辟

出居于鄭文公釋宋出穀戎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

納之故曰定也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

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外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

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皆服文公之德也

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

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

囚之靈臺也謝云三君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離咎

死謂奚齊卓子懷公注誤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

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

人禍希不及身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

雖欲尊貴不苟為也

雖聽

不自阿

雖言見聽當以忠正不自阿媚以取容也

必中理然後動

非理不移也

必當

義然後舉

非義不行也

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

說猶敬也

而不

肖主之所不說

○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乃因下文而訛今改正

非惡其聲也

人主雖不肖

句

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

同等也

行其實則

與賢主有異

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

異故其功名禍福

亦異

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曰亦異也

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

夫差

夫差惡子胥也

比干生而惡於商

商紂惡之也

死而見說乎周

周武

王說其忠也○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武王至殷郊係墮崇至鳳黃虛韃繫解因自結一事而傳○疑是為之係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疑二字脫一字曰吾所以

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考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

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千

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

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

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人字疑衍與良

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

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

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恥

而西至河雍也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相也晉使叔

虎○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卻子虎晉大夫卻芮之父卻豹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郭蹇如

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

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

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

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

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

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

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

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宐哉晉文

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

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

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

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新序四御

三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

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

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亾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

此歟亾久謂避驪姬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

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不

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得十良馬不若得

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得十良劍不若

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

同○孫云初學記十七賢類引作不如得一賢士意林及

御覽四百二皆作賢人御覽八百九十六作聖人當由後

來傳本舜得皋陶而舜受之今案受之即書所謂俾予從

誤也欲以治也不當訓用舜未授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

皋陶以天下亦不當作授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眾服從

下也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管子束縛在魯夫得聖人豈

公欲相鮑叔欲以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

彼也魯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

可射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

也其君公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

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也○鮑叔當桓公果

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

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鞞革

也以革囊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桓

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釁以犧豕焉火所以被除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燿火祓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

釁小事不用大牲故以豕豚也傳曰鄭伯使牽出豕行出

舊本誤作權字今依本味篇注改正生與之如國如至命

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

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白因顧而命管

子曰夷吾佐予也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

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

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

過無由生矣過失孫叔敖沈尹筮當作相與友叔敖遊

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舊校云修行不聞郢楚沈尹筮謂

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

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

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

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

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梁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

注荀子非相篇云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

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

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李本準皆作准欲知方圓則必

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立

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

其○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存亾安危勿求於外

言皆在已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淮南主術訓作堯置敢諫

鼓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注以字淮南注作於湯有司過之士

正其過闕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之猶恐不能自

知猶尚恐已不能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

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為崔杼所殺

皆不自知之咎也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亾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

破死于干隧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于高梁之東故曰而亾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無

道為齊所滅中山亂男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

趙括以軍降秦坑其鑽茶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茶麗涓

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麗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

所齊也及寡人身東敗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范氏之亾

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百姓有得

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李○

善注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牋況然恐人聞之而奪己也

遽揜其耳也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

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案非猶此也則如

字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李

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引或言君之智也孫云御覽六百二

作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

義或言君智疑此有脫文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

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

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

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歟邪也謂任座可反邪翟黃

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

殆尚在於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

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

黃乎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以

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

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日抄作皆得其處無為字人臣亦無道知主主

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罰爵祿之

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

矣為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亾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

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

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

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

秦獻公亦溢元故史索
隱引世本作元獻公越
絕稱元王非別名元
也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未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

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故不與

三賞中也○注故字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

舊作欲訛今改正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先當

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德而後秦小主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

力也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會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公

為威亂也○以史記秦本紀攷之小主即出子也子連公

子連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公子

連即獻公於小主為從祖昆弟索隱云名師隰殆據世本

右主然守塞弗入也右主然秦守塞吏曰臣有義不兩主公

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

安定將之北翟○苗改入之苗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

注將翟二字疑衍大駭小主夫人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

也發行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

謂公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公

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菌改

而欲厚賞之德其入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秦公子之

在外者眾眾多若此則人臣爭入入公子矣此不便主此如

則諸臣爭內公子得入則爭為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

之罪復反也反其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夫賜守塞者人

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

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

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亂者能治之也
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
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

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

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

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

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

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

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傳曰火中而寒暑冬與夏不能兩刑退故曰不能兩刑

利不及後世子孫也猶成也案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

頤谷云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使虜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覈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為之庳小也

○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梁仲子云齒庫為韻用

智編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

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

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

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

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案吾衰久矣尚是朱子以前讀法宋本句讀亦

如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

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

人但知孔子夢周公不知夢見文王然則不僅于琴今見文王矣墨翟何人亦能見文王周公乎恐後增非實

鬼神故曰有
鬼告之也
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

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

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

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

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韋宏嗣博奕論補御覽六百一十一同人將休吾將不

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案吾下兩將字皆疑衍十五歲而周威公

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

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

侯師豈不宐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尹儒一作尹需文藝本

或作六藝今從李本與下篇合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

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

淮南道應及文選魏
都賦注引莊子作尹需
頤谷云藝文類聚引
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
之則搏樹而嬉使養

由基射之始謂多矯
夫未發後據樹而
射与此不全然誤以
淮南說山為呂也然
文亦小異

中之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幽通記曰養流睇而後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

○注流字舊作由基二字訛今改正得焉苦痛之痛悼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師

字當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

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

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

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治物者不於物

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

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

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

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狸處堂而眾鼠散

也散走也衰經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

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

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

遺策遺猶失也聞於國國人間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

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

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外傳九新序二作如此者國

正諫案証亦諫也見說文

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

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

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

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

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

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亾奚待志古也齊人有好獵者齊人舊

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孫曠日持久而不

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

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於是還疾耕

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

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

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
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
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
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為倒倒

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

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

道也道荆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王之子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

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

可伐也寧國楚臣○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後莊王聽之作興兵伐之夫

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

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陳完為田氏得國之
祖陳恆之兄安也
同名

傳曰伐而言取易也○注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

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

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田成子患之完子請

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

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

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

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

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

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

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

博聽博則達義學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

家臣也晉陽簡子邑為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

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

壘培堙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晉語九

壘下有培字觀此注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

而怒曰謔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

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晉語郵無正字伯

樂左傳郵無恤亦名郵良即王良也此鐸之言固曰見樂

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

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舊注云兼或

作謙疑亦校者之辭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歟

謙字無義或當為嫌君其圖之圖議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

似順論

過失於上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也
太上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
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尚足以蓋濁世專欲之人也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
相值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鄙恥也
知而矜大於自用復過惡諫固敗是求世主之大病也注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傳慶鄭語此用其成文
補今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危敗則滅亡恥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
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御覽九百九十四莘作華日抄作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故曰益人壽也
萬董不殺萬董則不能殺未詳漆淖水淖淖字今案文

義合兩淖則為蹇蹇彊也言水漆相得則彊而堅也溼之則為乾乾燥也金

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熾金流故為淖也或溼而乾
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

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
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見淮南覽冥訓彼注云蓋周人一日

衛人王孫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舊校云治一作為為亦治也
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

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

也○梁仲子云小大半相劔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
李善注王文憲集序引作紉黃白雜則堅且物良

家匠者匠人也韓子外儲左上作虞慶為屋

劔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鍍○字書無此字當與卷同堅則折劔折且

鍍焉得為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

桀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此忠臣之所患也也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

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亾也禍雖微小積小

成大以危身亾國故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

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埒藝也中謂剖微不失毫

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射獸欲其中大者

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高陽氏應名也或作高

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也勁彊塗

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言不合事實者也○俛

當是勉強之義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

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驚綠耳背日而

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

不能及故曰在前矣○注說迂曲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

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

也度法也

也度法也

也度法也

也度法也

也度法也

也度法也

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

乎其所以知而昏乎其所未知也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

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

之能也季子戶季子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

下而合己之符也已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

不為私私邪也○此二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

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

不用簞簞扇也○非愛簞也清有餘也清寒聖人之不為私

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己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

正相同御覽四百二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

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

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

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

謂孔墨弟子謂孔墨弟子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

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

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

也執守一道而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惑也故曰通

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

一者能解去道一者能解去道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

之塞不壅閉也之塞不壅閉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

意悖亂也○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為句此注亦當爾論

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

問孔刺孟兩篇竝同問孔刺孟兩篇竝同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

者不節所以者不節所以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所以為德累

呂氏春秋卷三十五 有度

五

也者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通難中所以
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
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
正直是與此之謂也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向空虛無為而無
不為人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
己有之御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
覽非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
君道也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
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為化之人主之所惑者則不
也○注之字疑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

淮南道應有此語被
彼注以毛公易蘇公
占此异

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
況惑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武王之於
主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
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
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
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賢主乘之一
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
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
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
者謂倡優也名有似於此有似於主人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
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
重今據困學紀聞十

所引 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

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巧匠為

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

就成也○李本作准別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

○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盧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知巧匠而

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自為人疑任賢

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

所以危也危也棗棘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

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

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

危○敢之二字似當乙轉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

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

通乎用非其有也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

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

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也九日葉公入

乃發太府之貨予眾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

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

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

公之嗇若臯之愛其子也臯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白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新序刺

奢篇陳隅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新序君作奧隅

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

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

將歸於春也○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

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

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曰新序作且春

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

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

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

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

慢矣悍兇也辟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

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故曰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

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

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所以由之也今夫射者儀毫而

失牆儀望也瞻望毫毛之微而不視堵牆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瞻毫髮寫

其形故曰易貌也人貌儀之於象不失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象人故曰審本本不審雖

堯舜不能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者堯舜且猶不能況凡人乎故凡亂也者

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君先

小後大也本謂身未謂國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未聞身

不從宮之奇言耳孟
子曰百里奚不陳

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虞公貪璧馬之

賂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亡也秦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

乎周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犇周百

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

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

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其本也者

定分之謂也言其為君治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

荆令唐蔑將而應之應擊也○唐蔑楚世家作唐昧應之

經泚水注引作荆使唐蔑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

之則應字正是本文今改正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

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

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泚舊作泚梁仲子云舊本水

經泚水何氏焯改作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章子令人視

從漢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作夾比而軍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有芻水芻者告齊

侯者侯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

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

昭釐侯出弋鞞偏緩弋獵也論語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

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

適之適猶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曰鄉者

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

詰車令也詰讓各避舍○句上似當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

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

則若衡石為方園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

不足法者以其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

也○其力疑當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

為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為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恣則

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

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不能為之

節也竭力盡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

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善也惡惡也巨防容螻而漂邑

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突洩一燧而

焚宮燒積○突亦作埃廣雅竈竈謂之埃或謂突當作突

案說文突深也一日竈突何得突特竈突之一名說文亦

但云一日竈突不云竈突然則突特竈突之誤故今仍作

突字又燧舊木訛作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為

煙今從日抄改正士無先登之心而懷犇北之志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

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衛獻公

後世笑主過一言將失一令故國殘名辱為衛獻公

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畜禽

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曰晏公

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

左襄二十傳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子子圖則之子當作子子處焉據疑

臣氏春秋卷二十五慎小

十

似蕭子怪稱欲改易
姓未安舊本作石惡之
名尤非

崩贖也石圃衛卿石惡之子也崩贖
在外圃不欲納之故立而逐之也
登臺以望見戎州而

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
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

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

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
公子起衛靈公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蹙於山
蹙蹙顛而蹙於垤垤蟻封也

人輕之故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

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三言也吳起治西河

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夜日置表於南門之

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表者仕

長大夫債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能字舊本明日日晏

矣莫有償表者莫無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賞也有一人

長大夫之稱他書未見

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賞也○而

賞非有害也注不得解往償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

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償自

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民何

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

西河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作非獨兵也案注大劉本作亦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肫然不儇若

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肫然儇小物而

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脞翳蔑之事似無勇而未可恐

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狼貪獸也所搏執

士若此者不可辱亦不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越失南面

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

侈廣大也注位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

利弗賴字闕今案文義補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

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

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竭去也宋玉九辯云車既駕兮竭而歸德行尊理而羞用

巧衛自榮衛也○注榮疑營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

毀敗人也甚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所此厲至高遠也

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

假猶請也請善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舊校云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也今案御覽九百五作其鄰藉

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

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

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曰桎著手曰梏

狗乃取鼠○舊校云一本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

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

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

道書二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遜順也敏材也

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視之也

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

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舊校云術皆當作述今

案古亦通用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

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大也眾無謀方乞謹視見

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成也好得惡予

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恡嗇也禍災日至故君

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

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大皆天性也君子天性純敏故以此為喻也淳淳乎慎

笑疑當作突

黃氏曰抄謂年相若
之名是也抱朴子交
際篇位顯者美名齊
年教

此段幾及百字與務本
篇同蓋不章集諸客
者之失於檢照高氏處
欲載成陽之金何以不
列之

謹畏化而不肖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肖自足其乾

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舍不悅常

情不散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故人者

欲也唐尚敵年為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唐尚知

舊也以唐尚明習天文宿度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

審咎徵之應故為願之也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

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羞為史及魏圍邯鄲

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

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聞

陽以伯陽邑資之也其故人為其兄請請於唐尚

其故人為其兄請欲仕其兄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

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可信而

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唐尚欲

可得故曰不可信而知其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

信也患者猶病也

下何益不能自遺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

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驚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

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位于賢以非惡其子孫

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微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

減亾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

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

與三王之佐同也同等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

故也無大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

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欲安而逾危也

此段幾及百字與務本
篇同蓋不章集諸客
者之失於檢照高氏處
欲載成陽之金何以不
列之

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

樂也區區得志貌也○區區當作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

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

乎○及之當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

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

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

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

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必待大

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兩待字前論大細大賤貴交

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樂樂願薄疑說衛嗣君以

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

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

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鈞喻王術一

斤喻治國言王術可為於治國乎何有注皆不得本意

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

力以舉一斤言其易淮南奉作舉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

也○淮南奉作舉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

之後也周昭文君周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用

也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用

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昭

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鄭君問於被瞻

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

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亾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

穆公即位問瞻所瞻事鄭文公故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

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亾哉言從賢臣之故被瞻

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也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
不亡故曰賢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
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
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
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
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
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
位尊尊重也○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亢
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又多大
則二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重亢倉子作童亦如大戴
字

後任地亦引后稷之言
蓋上世農書也古重農
事故以上農四篇終焉

也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御覽復作
厚亢倉子作
復下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處而無二慮民舍本
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民舍本
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
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居安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
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亢倉子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
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
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皆有功業亢倉子作第有
級注一發周語作一發此作發訛韋昭注一發一耜之發
也玩注意似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
當啓蟄耕農之
亢倉子本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務農民不見于
國都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
舍東郊故農民不得見于國也

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

泉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功也○亢倉子作勸人力婦教也是故

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買功以長生買易也○以長

生亢倉子作資相為業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

休止也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

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

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

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娶妻嫁女

享祀不酒醴聚眾禮取婦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眾也農

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

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

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猶捐也齒年未長不

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畝也

也賈不敢為異事異猶他也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

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敢灰僂燒灰不以時多僂纒網罝罟

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罝獸罟也詩云肅肅兔罝罟魚罟也詩云施罟濊濊

鱸鮪發發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

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義未詳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

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

工攻器賈攻貨政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

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

也繼續也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因胥歲不舉

卷之三 字未詳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上農

六

銓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
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窒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藏其

惡而捐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士乎當土

作土○古土土間亦通用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

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

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

謂也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

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

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

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疆墟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堦弱土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殖穀

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汗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暎乾故欲溼不燥不溼取其中適乃

成黍稷也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

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蚘蚘或作騰食心曰螟食葉曰蚘兗州

謂蚘為騰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是以六

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

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遼西之人謂之墟也○周禮廣尺深尺曰剛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

曰耜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隣此之謂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

其博八寸所以成剛者犁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闊此之謂剛案此所云則與

周禮相近墟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六寸所以開稼

字書無攷也耨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

三尺一季作五尺並非玉海
百七十六作二尺是也錢竹汀
云一夫百畝廣袤皆百步
一尺為剛則為百畝二尺為
剛則為五十畝一尺四寸有
高者則則為七十畝皆以
一剛為一畝也極至子所
三代田制如此

狂也

孟冬得六月者六陰俱
北大陰三月也或謂孟冬
十月為歲首故云六月
珠非此四篇皆是古農
書未必皆所撰

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使苗堅而地隙人
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
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也柔草論大月大月孟冬至後

五旬七日菖始生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

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

昔終也三葉齊耕此之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

獲大麥旋麥也○初學記二十七引呂氏孟夏之山百穀

三葉而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資疑而樹麻與菽

樹種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

菽也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眾草生而出也而從事於

無葉豨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

蓄藏藏之於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五時見生而樹生見

死而獲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天下時

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有年瘞土無

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失民

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

有其時而為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亢倉子作其用

無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亢倉子作其用

日半其功可使倍一辟疑是一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

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

民而郤之之郤逆也民既郤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

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稔禾不為稔種重禾不為重

晚種早熟為稔早種晚熟為重詩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

云黍稷重稔稔稔麥此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其時

故粟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壚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

也○注燥溼下必厚其鞫厚深也○為其唯厚而及鎗者疑當有一均字○梁仲子云鎗疑即箇字集

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餼或選莠之堅者耕之澤韻飽或從缶莠音義並缺其鞫

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臙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也除之則虛

虛動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稼根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稼乃多蓄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

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實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實不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粟詩云實

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也不知其

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中適也不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

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

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今案深字是亢倉子作下得陰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成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

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

種也耰覆種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

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遯長弱不

相害故遯大遯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

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此篇後七句亦以若后稷

也列夫心中中央帥為冷風風以搖長之也也夫或作使○選注

引作夫必中央帥為冷風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必苗其弱也欲孤苗弱

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孤其長也欲相與居言相依植不

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無其字又注作相扶助不僵仆皆訛脫今據齊民要術所

引補正亢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作俱今案亢倉作居與

此其熟也欲相扶術作相扶持不可傷折也○齊民要是故

同其熟也欲相扶術作相扶持不可傷折此亦衍二字

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亢倉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

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糝不成是故其耨也長

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

居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糝根扇境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

多枯死也潤其根故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

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下不安則禾多死○舊本糝作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穗稼就

而不穫獲得必遇天菑菑害夫稼為之者人也為治生之

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

手謂根苗疎數之間也○亢倉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

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疏穢而穗

大穢禾穗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其米多沃而食之

疆疆有勢如此者不風風落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

鉅而芳奪稔米而不香奪或作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

竝依亢倉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薄土則蕃輻而

子補正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舊校云未一作小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糝

案亢倉子作小莖○閱亢倉子作銳而不滿滿成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亢倉穗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此

者不飴○御覽八百四十二作餲竊疑上注讀如餲厭之

也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藁短穗○藁御後

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糠也○米

鉗御覽作米令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穠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

益息也○舊校云益一作蒜案御覽八先時者本大而莖

葉格對對等短稠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

而不滋厚糠多糝庑碎米不得恃碎小也恃或作待○御

麻不說先時後時疑有甜脫

作碎米不大注止碎小二字正文得恃及注恃或作待皆無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

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

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

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

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

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

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

香以息使人肌肌或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

雨未至至或上或附動蚰蛆而多疾附動病心附讀如疢○洪

本疢作痛誤從舊本改正亢倉附動作附腫今其次羊以

當是痛字傳為疢痛附疢不全言未必是疢字

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

○案蒼狼青色也在水曰滄浪字異在天曰倉浪在水曰滄浪字異

而義薄色而美也是故得時之稼興也興昌失時之稼約約青

也病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

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為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

能耐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

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

也四枝殞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

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秋甲子

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

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

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

亾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

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

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

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

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疑情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

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言近道故以為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為

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

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

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

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

案不韋著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

氏春秋者多失之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

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鄭康成日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

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

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

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

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蔡中

集郎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本書作恃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本書作似順士容也

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

十餘卷也史記索隱○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與書錄解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覽

六論曝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林意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

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

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為之

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

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

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訛脫

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

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

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

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

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枯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

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

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

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

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

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
 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
 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
 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
 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
 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
 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惟牆之外目不能
 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晤南撫多鷄西服壽
 靡北懷僖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篇開晤作開悟多鷄作
 多鷄意林所載作開悟多鷄也
 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
 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

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
 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亾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

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
 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
 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
 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
 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寘於禮記善
 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誤也文獻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
 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玉海

元陳澹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閒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徒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

本傳不誤

不韋以大

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亾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其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

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尚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為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即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為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為一

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為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右呂氏春穉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亾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穉涉寒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公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夾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已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十月十四日戊寅紹梁玉鑑清白士集校畢

今年春畢秋忙書校刊呂氏春秋年例檢讎之
末而會其事者抱經盧先生也其時授梓於昆陽也
筒稍隔未及覆審鐫成重篋又日剩義二百五十條
條古人言校書如掃落葉良非虛歎言此者云
昌之役是編携在行篋水宮清暇纂次而二
卷已刻者不錄將獨步書而謗之或作補遺附
卷尾亦吾先生之意也戊申冬至日記於黃岡舟
次果玉繩

若同出祖唐氏錄於廣陵軍中



